

# 公关小姐外传

彭名燕 著



责任编辑：李硕儒

封面设计：唐伟杰

### 公关小姐外传

彭 名 燕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100708

海丰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 1/32 12.75印张 2插页 254千字

1991年6月北京第1版 1991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定价5.30元

ISBN 7-5006-0875-6/I·232

### 内 容 提 要

纷繁的世界，纷繁的商场，纷繁的人，经商热的冲击使知识界的不安分者也跃跃欲试：红极一时的歌星钱珠珠闯进商界，她不惜自尊不惜歌喉不惜色相，用尽浑身解数终未摆脱比她更年轻更诱惑的歌星白珊的排挤；时过境迁的作家吴君、方一民以文学想象代替残酷竞争的商界现实，终至一无所得而被鲸吞……他们不平，他们激愤，他们的灵魂在嘶喊，他们的智能在颤栗，但仍不能改变悲剧的命运。作者先以从影，后又从文，极其熟悉各类知识分子的心态和命运，她以其敏慧的观察，细腻入微的女性特有的笔触，写出了知识分子失去自己的生活位置后的苦闷凄惶、彷徨失衡。作品跌宕起伏、色彩纷呈，堪为一读。

# 公关小姐

## 第一章 天堂的和弦

1988年2月28日

一个漂亮的女人果真有那么大的魅力吗？

吴君鬼得很，我当然知道他将我拉到他的身旁的用心。

镜子里映出一张成熟女人的脸。只要一照镜子，我经常会产生一种错觉，以为那是其他的什么人。我不知道一个即将步入不惑之年的女人是否还有权利拥抱美丽二字？但是，美，她总是轻轻地伴着我，即使在我痛苦得几乎去投河的日子里，她也没有抛弃我。她真有耐性，时而走在前面，拽着我疲惫的身子；时而尾于后面，踩着我轻快的脚印。多

年来，她只是在我的眼角轻轻勾勒了几根浅得不易被人察觉的线条。那里漾着一种成熟的妩媚。人们常说，中年女人一枝花，大约那儿道浅痕就是鉴别小花和大花的标记。

我很欣赏我的眼睛，虽然左眼生出了三根血丝，但无损它们的神韵。眼睛是女人的法宝，当然也是我的法宝。不过，我从来不用眼睛去勾人，不会色迷迷地去捕捉猎物。人们都说，我的眼睛流溢着麻利、聪慧、果断、自信，却没有一丁点儿淫荡。说到底，眼睛不过是个工具，是个女人都会使用它、用它勾魂、用它威慑、用它谄媚、用它乞怜、用它调情、用它哭、用它笑、用它恨、用它爱……其实，我也会半睁半闭，半清醒半朦胧地眯起眼睛做媚态。我做过，可是从心底里不习惯，就好象失去了什么，我就不是我了。倒不是我假正经，而是我打心眼里可怜那种以媚眼向男人进攻的女人。她们太不自信了，用眼睛出卖色相，无异于肉体的出卖，许多女人因为无知而不断地出卖自己。我可是例外，我知道一个三十八岁的、在事业上有一定成就的、秀姿可餐的女人在男人心目中有着何等举足轻重的分量。我喜欢男人们远远地欣赏着我，叹息着，倾倒着，却不敢贸然靠近我，随意向我说一句：我爱你。呸！不值一文，男人嘴里喷出的一句我爱你，如同婴儿嘴里漾奶一样，又酸又臭，我见多了，够了！我厌烦男人们那没完没了的占有欲。

窗外飘着鹅毛大雪，我国最北方的这块边陲小市此时正是隆冬季节，天气预报最低气温零下30度，最高才零下20度。我真不明白，吴君为什么一定要让我参加给苏联贸易代表团的演出？我不是以演员身份来的，可前天刚到就

让我化妆，换漂亮衣服，去同乐队草草合一下就上场。硬说是这儿的老百姓点着名让我唱，我对吴君说：我好不容易才跳出舞台，我厌烦演出。他只是陪着笑：“你是公司的人了，况且演出是有报酬的，为你着想很上算，为公司着想也上算。”

还有什么可说的？吴君是要笔杆的，我即便是三张嘴也说不过他，用公司这张王牌来压我，我就是铁树也得开花，就是金石也得开口。

公司，多么时髦的概念！他们几个办起这个公司相当不容易，动用了多少关系，赔出去多少路费，花了多少口舌！尽管它仅仅是个皮包公司（对外的口径可是注册资金一百万！）。我也知道那一张营业执照字字重千斤，它寄托了一列火车也载不动的希望。我刚来这儿的时候问吴君：“文人经商可是百分之百要失败的。”

他满怀信心地答：“我们这次非要搞成不可！要让所有的文人都对我们刮目相看！”

“能挣到钱吗？”

“当然能，我已经同这里的北方口岸贸易公司定了几笔买卖，有西伯利亚的木材、苏联钢琴、拉达吉普车、钢材。”

“这些生意能做吗？不犯法吗？”

“你没看执照？上面除了毒品和军火以外，一应俱全，我们是琼岛特区的公司，是大公司，不是内地的小公司！”

我想起那张被他们视为珍宝的营业执照上密麻麻地写满了各种项目，甭说一般的生活用品，连航空航海机械、影视设备、铁路器材、煤炭原油……统统包罗其中。乖乖，这时才明白那一张纸为什么值钱了，有了它，就可以理直气壮

地在商品的世界中大摇大摆地独来独往，象天马一样自在。

吴君说：预计这几笔生意可以挣二十万，这样公司有了底牌，还清初创时欠下的几万块，我们还能余下大部分，今后的日子就好过了，我们每个人的手头都会宽裕的。

他以一种很怪的眼光打量着我，弄得我很不舒服，我问：“你干吗这么看我？”

他一字一顿地：“我在想，钱珠珠为什么丢弃了她的事业，跟着我奔波？”

“你不明白？”我问。

“我明白。”他点点头。

我反问：“那么你呢？你是名作家，你的事业难道不神圣吗？”

停了好一会儿，他才回答了我：“说穿了，我们几个办公公司、搞贸易为的不就是钱吗？珠珠，我爱钱，就跟你一样。”

“我？”

“当然，你忍痛割爱，不为这为啥？说心里话，我们太穷了，我们有权利用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

“就为这吗？”我知道他另有苦衷。

他叹口气：“光有名有屁用，还得会钻营……文坛啊，我混够了……够了！”他突然激动起来，他一激动脖子先涨红了，我这才发现他的脖子很怪，很丑，又细，又长，多皱，多皮，象一根搓得不紧的草绳，松松垮垮，扭动起来似乎有散架的危险，他偏偏频频扭动，真担心他那尖尖的小脑袋会一不留神，直不棱登戳在肩膀上，他真丑得出色，我心里想。

“你说……文人应该清高廉洁，对不对？恰恰相反！”

“你们也勾心斗角？”我想起了我们声乐界。

“有名气的人太孤傲不行，你得结成一帮一伙互相吹捧，哼！有些人利用名气独霸一方，排斥异己，你想出国？对不起，他们还没出够呢，你想得奖？一边去，还轮不到你呢，您就候着吧！象我这种四不靠的，永远得喝西北风！”

“哎呀，怎么跟我们一样？”我叫起来。

“所以，我向它暂时告别。眼不见，心不烦。”

“暂时？”

“也许是永远，但愿是永远。”他从兜里掏出一支金笔：“看，这是我五十年代第一次获奖的奖品，那年我刚二十岁。我用它写了三百多万字，这可是一只真正的派克。看，笔尖到现在还没磨毛，那年头，多少人羡慕我，眼红我！用这支笔我后来又拿过三次奖，奖杯、奖状、奖金、出国，我什么都有，什么都见识过，但是我穷！三百多万字……三百多万字值多少钱？你知道吗？”

“都说你有钱，起码存五万了吧？”

他哈哈一笑，细脖子一阵摇晃：“五万？！猜我存款的人太不开眼了，三百万字应该值五十万！可我的存款才多少？你说。”

“三万。”

“哈，减一半。”

“一万五？！你太客气了吧？”

他一脸的认真：“在你面前我说不了谎，也用不着说谎，小偷也偷不走我的存款……一万五，二十几年的辛苦，值不了你们当歌星的两天挣的钱！”他越说越兴奋，薄薄的两片

嘴唇一张一合，喷着委屈的唾沫水花：“我们的劳动能和你们的劳动相比吗？当然，我不是指你这种功夫很深、修养很高的歌唱家……我是指那些毛丫头、毛小子。看，我头发有一半白了，走到哪儿都被人称为老作家，有什么用？千字二十块，多一分钱都没你的份儿！”

我深深地同情他，安慰地：“毕竟你得了许多奖，总算对得起自己了。”

“奖……奖是个空心桂冠，好看不好用。当然，为了追一个文学奖，许多文人要拼出吃奶的力气。文化人最好哄了，你给他一个虚名，让他吃清水煮白菜他也乐得颠颠的，文人对获奖可是梦寐以求啊！你信不信？我们手里有了大钱，那些文人名士都会来糊我们，到时候，我拿它个十万、八万搞一个文学奖。”

“以什么命名？”

“以我们公司命名：东方文化杯文学奖，或者以我吴君的名字——吴君文学奖。你呢，搞一个钱珠珠声乐奖，别笑！那不是没有可能的。”他定定地看着我，眼光里射出的自信比锥子还要尖利，似乎要扎穿我，钉牢我，容不得我有半点儿游移。

吴君虽丑，但说话富于煽动性，我被他的情绪感染了。以他的坚定，精明，做事的章法，在社会上的影响，我确信他能成功。

“钱珠珠声乐奖”。多有诱惑力的目标，那些爱我的、恨我的、嫉妒我的、中伤我的各类人等，都将匍伏在这一轮光环之下，乞求我的恩赐。

3月2日

这几天的演出我一直为自己捏着把汗，这里到底是远离大都市的小地方，消息闭塞，对走马灯般换代的明星歌星不甚敏感，我一上台，只要报幕员一报我的名字，下面总是掌声加哨声加哄声，不过，令人宽慰的是那不是鼓倒掌而是真心的欢迎。想起去年年底在首都体育馆演出，小痞子们大喊：“下去吧，你过时了，别现眼了……”当时我狼狈得象丢了魂，勉强咽下涌到喉头的泪水，强打笑颜唱了两支歌，当我拔腿往后台逃去时，两条腿仿佛沾满了又臭又粘的牛屎，再也飘逸不起来，完全是被那一阵阵“啊……啊……下去”的哄叫声给推下去的，从那以后，我再也找不准自我感觉了，一想到舞台就出虚汗。我向上帝起誓，我恨，恨舞台、恨观众。他们造就了我，又毁了我；他们使我骄傲得象皇后又使我沮丧得象叫花婆子。只有被生活托举到天上去的人才能体味到从天上摔到地下的疼痛，最可怕的是躯体是完好的，内脏却被摔错了位。脖子和气管拧成了麻花，心脏掉进了子宫里，肺和肝粘在一起，肾脏倒挂在肋骨上……。可就这样我还得向人们笑，因为我的躯壳是完好的。我笑得出来吗？如果还能挤出一丝笑来，那绝对是粘满了仇恨、自怜、愤懑、悲叹的怪笑。

宁河市善良纯朴的观众使我又拾起久违了的自信，一连三场我唱得很顺当，每次都加唱两支歌，我真有点儿受宠若惊了，特别是那些苏联人向我鼓掌时，将手高高举起，那热情的分量压得我直喘气。幸亏吴君坚持要我参加演出，

他并不知道我所得到的何止是那点微不足道的经济收入。

使我不解的是，演出并没有打我们东方文化发展总公司的牌子，而是以京深强力集团公司之名。吴君说因为这家公司的董事长曾凡决定借出二十万元的资金给我们，他自己则加入公司的领导层，任副总经理。难怪曾凡一见我就热情地笑，口口声声“一家人，一家人！”这么说，这个大头，黑脸，高个儿宽肩的男人也是我的顶头上司了，副总经理一大堆，他是我见识的第三位。看他那样子够精明的，他对我说：“有我和吴君联手，天下没有走不通的路。”他们一个个都比狮子还狂。可也是，人家一出手二十万，当然有资本狂罗！

在后台御妆的时候，曾凡（哦！应该叫曾董事长）悄悄对我说，演四场让我拿到一千元酬金，怎么样？我又不是来走穴的，有什么价好讲？比起过去，这是个中等数字，我最高一场拿过三百五，最低一百五。这笔钱一到手，回北京我就要去买我日思夜想的高级梳妆台。

晚上，我去305房间取咳嗽药，发现曾凡和吴君正在喝啤酒就豆豉鲮鱼罐头，俩人你一杯我一盅，你一筷子我一勺子吃得好开心，老哥儿俩真够亲热的，头对头，边吃边低语，不知底的人准以为他们是同性恋者。

吴君的面前堆着一大堆文件、稿纸，各种商品及价目表陈列于上，我只扫了一眼，看见什么马口铁、三角钢、红松木什么的，只一眼我就头昏目眩，天哪，对这些玩艺儿我一窍不通，打死我也不会感兴趣。我拿了药便走。

“珠珠，别走，来，一块研究。”曾凡亲热地叫住我。

“我要洗澡，回头热水该停了！谁叫你们让我演出？”我说完象蛇一样溜了。我才懒得去费那份脑子，我这个公关部长又不是搞贸易的，什么价格、什么规格、什么型号，我一辈子不想沾。

嗨！楼下大厅真热闹，明天正式与苏联人洽谈，大厅里陈列满了全国各地来销货的厂家和公司的商品，我就盼着订货会一散，这些商品全都降价处理，我看中了一块羊毛地毯，还有曾凡他们集团公司带来的精美考究的小洋磁碗。往大厅里一站，就觉得新生活琳琅满目，极富诱惑力，就象那些红红绿绿的小百货一样可爱。

3月3日

可惜这几天天天演出，今天一早去了邻县，未能参加与苏联人的谈判。

晚上演完回来，刚敲响305的房门，从门里猛地走出怒气冲冲的曾凡。看见我将肩一耸，红着脸说了一句：“没劲，真没劲儿……”即与我擦肩而过。我进了门，见吴君铁青着脸，他俩显然刚刚吵了一架。奇怪，老哥儿俩昨天还亲热得象同性恋，怎么今天就成了冤家？

“你们怎么了？”我问。

吴君不吭声，摇摇头，又干笑一声，却问道：“今天演得怎么样？”

“我问你们是不是吵架了？”我很拗。

“谈不上吵架，有些不愉快……”他似乎不愿让我知道其中的奥秘，又一次岔开话题，问我：“咳嗽好些吗？”

“好个鬼，舞台上冷得很，只有加重的份儿。你们到底怎么了？”

“没……没什么，哦，明天再加演一场，后天大队人马撤离，我们留下来。”

“还演？我的嗓子顶不住了。”

“没办法，曾凡的意思，他已经答应了。”突然，他扭过头，仔细地盯着我。

“你看我憔悴了不是？”我躲过了他的注视。

“你憔悴了也是美的……真对不起，你这么感冒还让你唱。”

“你就为这跟他吵？”

“反正是……为了你。”

“为我？”我依然回避着他的眼神，故意将话题引开：“对！你是应该为我说句话，我纯粹是被他骗上舞台的。”

有顷，吴君突然问：“你是愿意演完了跟随他们撤到哈尔滨市再演几场，还是愿意跟我们留下把这次的买卖搞成？”

我似乎明白了他们可能为我的去留而发生了冲突，此刻我当然只能表态留下来（虽然我对这里的严寒恐惧到多留一秒种都觉得体内的活力减少一分的程度）。我发现吴君的脸慢慢舒展了。不用说，他对我的选择是满意的。但是，他和曾凡两人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矛盾，我始终没弄清楚。晚上，地区政府宴请我们，吴君本应坐到主桌上，他却故意迟来，让曾凡去占了主宾席，他自己则黑虎着脸同我们演员吃了一顿饭。曾凡以双重身份向东道主敬酒；吴君的脸上泛起了一丝讪笑。

我突然想起与苏联人的谈判，随意问了吴君一句：“你们谈判的结果如何？”

吴君只叹了口气，没接下文，却说了一句：“不必过去敬酒，一帮骗子，一帮白痴！”

我明白了，谈判不顺，他和曾凡的矛盾也可能与此有关。

恰恰曾凡此时走到我身边，将我拽起：“走，同我一起去敬酒。”不容分说，他已把我拖到那几个长得象官一样的人身边：“来，我介绍一下，著名歌星钱珠珠，也是我们东方文化发展总公司的公关经理。”

那些官们一个个都站起来，白脸的官说：“你的歌唱得很好。”黑脸的说：“我们能亲眼见到你很高兴。”尖脸的说：“你们有这么出色的公关经理，事业肯定兴旺发达。”

我也有三寸不烂之舌，于是它自觉地搅动起来：“谢谢领导的盛情，愿我们的合作旗开得胜，一把接着一把，我们的事业永远兴旺！”我一仰脖，干了一杯。酒不怎么样，辣得很。我是在有意锻炼我的酒量。我知道，今后这种场面会很多，我必须装得象一个女强人，谈笑风生，应酬自如，决不能露出一丁点儿小家子气。这杯西凤酒使我的胃烧了起来，回到我的座位后正想对吴君说点什么，发现他的位子已经空了，我这才想起他不许我去敬酒的嘱咐。

当我在小卖部碰到他时，我刚开口说了一句：“吴君，你……”

他立刻似笑非笑地打断我，灵活地扭动着那多皱的细脖子：“你应该叫我吴总，我是你的总经理……不是吗？你

这个部门归我管，以后应该听我的。”说完扭身就走。

我愣了足足五秒钟，我非常讨厌他居高临下的口吻。几个月前他求我的时候谦卑得很，一眨眼他倒处处要压我一头，变态！变态！！这位有过非常显赫时期的过时作家，一夜之间怎么会变得斤斤计较，鼠肚鸡肠？他大约自以为有派，其实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小商贩，小市民！我想问问他，我拿了你多少钱？一百，二百？一千，两千？你给了我什么好处？你有什么权利冲我要威风？！我正想追上去冲他大喝一声：“请你给我买明天回北京的车票！”不等我的这一冲动变成行动，一包口香糖伸到了我的鼻子底下。

“给你，特意给你买的，我知道你最爱吃这玩艺儿。”是吴君的声音。

霎时间，我的火被浇灭了，站在我背后仅仅咫尺的这个男人变得越发不可思议起来，弄得我不知该笑还是该哭，该顺着还是拗着。

### 3月5日

大队人马走了，送行的时候，曾凡用劲地握住我的手：“哈市见。我在那儿等你们。”上车前又补充道：“你的一千元酬金和要报销的机票小车票等单据等到北京我一起付你。放心，我是不会亏待朋友的。”然后又大度地走到吴君身旁伸出手握了一下。吴君只是淡淡地、浅浅地应付了一下就缩回了他那鸡爪般的手。这个吴君，太不大度了，我不喜欢看男人不洒脱的样子。到底什么事使得吴君对曾凡如此耿耿于怀？仍是个谜。

只剩下我和吴君、小丁三个人了，留下的目的是什么？当然是挽回吴君那天酒会上失去的面子。他在当地最宽绰的个体户饭馆宴请了那几位我曾敬过酒的不同脸型的领导，当他举起杯时强调说：“我代表东方文化发展总公司的正宗向诸位表示感谢。”这正宗二字的弦外之音我不知道那几位听懂了没有。吴君的报复心够劲儿！他又补充道：“只有在座的我们仨才能真正代表东方公司。”我对他撒向曾凡的一腔邪火用这种方式表现出来很不感冒，只好沉默着。我发现小丁也沉默着。吴君象是有所察觉，忙挑气氛：“我们的公关部经理珠珠多才多艺，请她给我们来一段，助助酒兴！”

又是这一套，似乎我就会“来一段”。不管走到哪儿，来一段就象影子一样随着我，我最讨厌的就是在饭桌上献艺，去给别人助酒兴，我是名人，是歌唱家，不是歌妓。于是我以玩笑揶揄：“我为你们助酒兴，副总经理打算偿给我多少？”

吴君拍拍自己的兜，象大亨似地：“我兜里有多少，你就可以要多少。”

长脸的领导也插科打诨：“这一碗银耳羹全是你的。”

白脸的领导也逢场作戏：“等我们围一次猎送你一整只黄羊。”

我突然冒出一句自己都陌生的话：“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你们的买卖，要互惠互利！”

吴君大为振奋，忙举起酒杯：“来！为我们的合作，为互惠互利干杯！”他已经是第六杯酒了，这家伙酒量大得象个

林区的老工人。

我以为这一打岔就算过去了。没想到吴君死活是撵住了我，死气白赖要我来一段，我气得脸都紫了，甩了一句：“你一个人爱听回头我专门给你唱！”

“我们都爱听！”黑脸的欢叫着。

“我们愿意天天听你的歌声。”尖脸的附和着。

“钱部长的歌声值千金啊！”脸抹得象白灰墙皮一样的那位黑脸领导的太太讨好地说着。

天哪！给他们，给这几个我连名字都记不住的土得掉渣又抖得象公子哥儿似的人卖唱，然后任他们赏给我几句恭维话，我就那么掉价？！正好，一阵猛烈的咳嗽向我袭来，我夸大声势地咳弯了腰，咳出了泪水，以表示我真的没法唱了。咳嗽延续了很久，搅得大家吃不是，喝不是，说好话不是，说难听话不是，笑不是，不笑也不是。好容易咳完了，我一把泪一把鼻涕地抹起来，一抹又是半天，我佯怒地：“都怪这儿没完没了地下雪！搞我们这一行的，最怕咳嗽。”

“是啊！”

“是啊！”

“咳……不容易。”

人们胡乱应付着我的话茬。我以为这一下可躲过了那令人懊恼的“来一段”。没想到吴君象吃错了药，毫不近人情，等我一平息了，又张开了他那酒气熏熏的臭嘴：“好了，现在可以了，我们总算等到了听珠珠优美歌声的时机了。”

我没吭气。气氛突然沉了下来。

吴君居然以势压人：“我是珠珠的顶头上司，珠珠一向